《诗渊》全编求原

陈尚君

北京图书馆藏明代无名氏编《诗渊》，是一部规模宏大的历代诗歌总集。全书久佚，今存残本分订二十五册，收诗即超过五万首，且其中十之二三不见于他书，弥足珍贵。数年前，书目文献出版社将此书影印出版，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广泛的重视。孔凡礼先生辑《全宋词补辑》，主要援据该书。北京大学编《全宋诗》，于此书采掇亦多。笔者于1988年为纂辑《全唐诗补编》，曾将全书通检一过，录出唐人佚诗一百多首。

《诗渊》在明清书目中，仅《文渊阁书目》有著录，且极简单，无资考证。今存本无序跋，无总目，各册前后次序也较混乱。孔凡礼先生为影印本所作《前言》中，根据今存本一至五册书根上有“地五”至“地九”字样，六至九册有“人七”至“人十”字样，认为“《诗渊》是一部规模相当宏大的类书，它分天、地、人等几大部，大部之下又分许多细目”，“是百科全书性质的类书”。又云：“现存《诗渊》远远不是足本。天部不见，地部、人部也不全。”并列举了一些已缺佚部分的细目。

《前言》认为今本“远远不是足本”，甚是。但仅据书根上的题字来推测全书面貌，则有失允当。书根有字的诸册，内容与题字并无关系。《前言》虽注意及此，但解释认为：“编纂者原定上述各该册为‘地五’、‘地六’等等，在编纂过程中，有了改变，书根上的字未及涂抹，留下了痕迹。”这一解释不符合古

人之著作习惯。一般来说，古人总是积稿成书，装订成册后，再于书根上写出序次，而不是相反。且从全书看，次第已全失编写者的原貌（详后所考），而书根所记仍存一定程度的序列，有理由认为书根题字为明中叶以后某收藏者所题，其性质约相当于千字文编号，与全书之内容与编次无关。此外，《前言》认为《诗渊》是一部类书，亦未允。由于全书仅收诗词，不及文章及四部群书，按传统分类法，自应归于总集。

要了解《诗渊》全书的编次，还应以原书内容为准。笔者通检全书后认为，该书是一部沿袭南宋以来流行的“分门纂类”体例编次的诗歌总集。全书分若干门，门下再分类，类下再有若干细目，各目下收诗多寡不一。今存本所见诸门有：《身体门》（影印本页1，以下引该书仅记页数）、《衣服门》（页35）、《珍宝门》（页64）、《饮食门》（页80）、《花木门》（页1116）、《器用门》（页1301）、《道宫室门》（页1566）、《地理门》（页1915）、《鸟兽门》（页2601）、《宫室门》（页2867）、《宫室门释》（页3679）、《文史门》（页3870）。其中《道宫室门》和《宫室门释》，显为《宫室门》下的两个分门。故今本所存仅十门为原题。今本中尚有若干部分，不属于上述诸门，如页178至页997、页4264至4634所收诸诗。页1667至页1715有《祠庙》一目，可能也是《宫室门》的分门。

《诗渊》全书共分多少门？各门前后次第如何？各门存佚情况如何？这些问题，是每一个阅读和利用《诗渊》的学者都希望了解的。不解决这些问题，多达四千六百三十四页的《诗渊》只能给人以混沌一片、编次无序的印象，很难利用。因该书几无著录，又无序跋总目，要解决这些问题极为不易。当笔者初次接触这一问题时，曾设想据宋、明间现存之分门类总集，推测该书已失部分，但总感缺少说服力。在进一步研究后，终于在该书中找到了解决上述问题的线索。

从今存《诗渊》看，这位没有传下姓名的编者所见之书很多，编诗录诗也很认真，但文学素养似乎并不太高。他分门类编钞古今诗，几乎全照各诗诗题之字面意思来判断归属，有不少地方将题意完全理解错了。他将全部所得诗歌分为若干门，各门下再分类。分类情况似有二种。一是将该门下诗歌按其具体内容分类，如《祭祀类》（页296）、《赠类》（页306）、《疾病类》（页4471）、《杂兴类》（页4483）。这种分类法在全书中所占比例并不大。二是在每一门下，按全书各门之内容，再行分类，一般是先列本门本类，再按全书各门次第分类。举例来说，在《地理门》下，先为《地理类》，收诗题中州郡山川名较为单纯之诗，其后各类，则收涉及某一方面名称的地名之诗，如《花木类》下，收有《柏乡》、《槐里》（页1769）、《槟榔寨》、《青松路》（页1771），《鸟兽类》下则收《虎丘》、《老鼠关》（页1764）、《回雁峰》、《金鸡岩》（页1788）。在《花木门》下，有《地理类》，收《蜀桐》、《凤州柳》、《陌上桑》（页1023）等，《鸟兽类》收《鸳鸯菊》、《龙脑菊》、《碧蝉儿花》（页1044）等。其他各门类可依此类推，不一一列举。这一编次方法显然有其欠妥当处，如《花木门》下《菊》一目，因诗题不同，在各类下此目多次出现，很不便寻检，且有一诗多次钞录者。但这一编例，为探寻全书门数编次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线索。以下将今存各门中，按上列第二类情况分类之类目，表列如下。（表见下页）

表中横列各门，按影印本之前后顺序；纵列各类，则按各门各类之前后排比而得。“顺序和页数”一栏，包括两组数字，在上者为各门中各类出现的序数，在下者为该类在影印本中所见之页数，一般均据各门目录，目录缺而据正文补者，加方括号以示区别，应为一类而原文失载者，则加圆括号为记。

各门中有些特殊情况，表中无法表示，在此略作说明。其一、

顺序和页数 / 类 \ 门	身体	衣服	珍宝	饮食	花木	器用	道宫室	地理	鸟兽	宫室	宫室释	文史
天　文				2 80	2 1018	2 1235	2 〔1581〕	2 1752	2 2619	2 2879	2 〔3696〕	2 3845
地　理				3 80	3 1021	3 1238	3 〔1586〕	1 〔1915〕	3 2622	3 2886	3 3643	3 3846
时　令				4 80	4 1036	4 1247	4 1544	3 1759	4 2631	4 2909	4 3648	4 3847
花　木				5 80	1 〔1116〕	5 1251	5 1545	4 1769	5 2635	5 2916	5 3652	5 3849
鸟　兽				6 81	5 1042	6 1255	6 1546	5 1783	1 〔2671〕	6 2926	6 3654	
宫　室					6 1046	7 1258	1 (1566)	6 1794	6 2639	1 〔2994〕	1 〔3679〕	6 3851
器　用				7 81	7 1059	1 〔1301〕	7 (1607)	7 1800	7 2641	7 2930	7 3655	7 3853
人　物				8 85	8 1062	8 1263	8 (1807)	8 1807	8 2644	8 2933	8 3656	8 3853
身　体	1 1				9 1066			9 1819	9 2646	9 2946	10 3674	

顺序和页数 类 \ 门	身体	衣服	珍宝	饮食	花木	器用	道宫室	地理	鸟兽	宫室	宫室释	文史
声　色					10 1068		13 1564	10 1823	10 2647		12 3676	
衣　服		1 〔40〕					10 1563	11 1827		10 2947	11 3675	
珍　宝			1 〔68〕		11 1077	9 1269	14 1565	12 1828	11 2650	11 2951	13 3676	
饮　食				1 〔96〕	12 1079	10 1273	11 1564	13 1833		12 2952		
文　史						11 1274	12 1564	16 1846	12 2651	13 2953	16 3678	1 〔3807〕
数　目					13 1080			15 1841	13 2652	14 2958	15 3678	
方　隅							15 1565	14 1834		15 2959	14 3677	
人　事	2 3	2 37	2 66		14 1082	12 1276	9 1556	17 1848	14 2655	16 2963	9 3664	9 3855

各门皆以本类列为第一，有几门未用本门名作类名，如《花木门》首为《柏类》、《松类》等，《器用门》首为《音乐类》，《宫室门》首为《宫类》、《殿类》等，《文史门》首为《书史类》。凡此皆归并于本类，列第一，有多类者亦仅算一类。其二、有二类类名有异。《声色类》，《鸟兽门》、《地理门》、《宫室门释》作《彩色类》，应为一类，因这三门所收诗有色而无声，故以“彩色”为目。另《方隅类》，《地理门》、《道宫室门》、《宫室门释》均作《方舆类》。此类收诗题中有东西南北字样者，作“方隅”是，仅《宫室门》不误。若作“方舆”，显与“地理”类相重。其三、《饮食门》之《人物类》，据内容似应作《人事类》。

据前表所列，对《诗渊》全书之构成，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第一点，《诗渊》全书之门数，与各门之类目（各门特殊情况除外）是一致的。今本所存十门，在各门中都首列为类目。各门中另有七类，即《天文》、《时令》、《人物》、《声色》、《数目》、《方隅》、《人事》，在原书中应各为一门，今本未见门名，应已佚去。今本中不属十门之页178至页997、页4264至页4634，从内容看，与各门中《人事类》较接近，应即《人事门》之残存部分。

第二点，全书十七门之前后次序，也可从各门各类排列先后中，得到确定。从前表所列，可以看出前八类，各门排列次序全同。后九类中，前后差别较大者为《道宫室门》和《宫室门释》两个分门。如将这两个分门除外，则第九至第十三类为《身体》、《声色》、《衣服》、《珍宝》、《饮食》，第十七类为《人事》，也可确定。第十四、十五、十六这三类，十门中仅《地理》、《宫室》二门全存，前后不同，《鸟兽门》存二类，与《宫室门》同，今姑从《宫室门》。

上列十七门，是否即《诗渊》全书内容？回答应是肯定的。

除上举今存各门类目的一致可以佐证，还可与宋明间同类选本作一比较。这里以南宋赵孟奎《分门纂类唐歌诗》、刘克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明张之象《唐诗类苑》所分门类与《诗渊》诸门，列表比较如下。（表见下页）

南宋二书门类，已尽收表中。《唐诗类苑》中尚有《产业》、《巧艺》、《方术》、《祥异》等部未列入。因各书分门类之标准不一，故此有彼无，在所不免。据此表所列，可知《诗渊》十七门，已将各类诗歌全部收入，且各门之分列及命名，也与同类书相似。

今本《诗渊》，已全失原编次第。窜乱之原因，当因原稿散出后，藏家将残稿分订成册，未及细考原书次第。影印本仍按各册之序，未及董理先后，记录存佚，重编新目，读者仍不便使用。

今据前文所考，将该书全编各门及存佚情况，重理如次，以供读该书者参考。

一、《天文门》　全佚。

二、《地理门》　残。正文前半存，见页1915至页2295。目录首残，缺正文前四十页之目。自页1716至页1914，篇目尚完。目录页1794以下，共一二〇页所载诗目，正文皆不存。

三、《时令门》　全佚。

四、《花木门》　存。正文分为二截，前半见页1116至页1223，后半见页2296至页2601。目录见页998至页1116，首残，缺正文前十五页之目。

五、《鸟兽门》　存。目录及正文皆全，见页2602至页2866。

六、《宫室门》　存。目录见页2867至页2994，正文自页2994至页3642，皆全。此门下似有三个分门，一为《宫室门释》，正文见页3679至页3831，全。目录见页3643至页3678，首残，缺正文前二十五页之目。二为《道宫室门》，正文见页1566至页1677，

《诗 渊》	《分门纂类唐歌诗》	《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	《唐诗类苑》
天文门	天地山川类	天文门	天部
地理门	天地山川、城郭园庐、兵师边塞类	地理门	地、山、水、京都、州郡、边塞部
时令门	天地山川类	时令、节候、气候、昼夜门	岁时部
花木门	草木虫鱼类	百花、竹林门	花、草、果、木部
鸟兽门	草木虫鱼类	禽兽、昆虫门	鸟、兽、鳞介、虫豸部
宫室门	朝会宫阙、城郭园庐、仙释观寺类	宫室门	居处、寺观、祠庙部
器用门	服食器用类	器用、音乐门	器用、乐、文、武部
人物门		人品门	帝王、帝戚、职官、人、儒、释、道部
身体门			
声色门			
衣服门	服食器用类		服食部
珍宝门			玉帛部
饮食门	服食器用类		服食部
文史门	经史诗集类		礼、乐、文部
数目门			
方隅门			
人事门			治政、文、武、人部

全。目录见页1542至页1565，首残，缺正文前二十六页之目。三为《祠庙》，目录及正文皆全，见页1668至页1715。

七、《器用门》　存。正文全，见页1301至页1541。目录见页1224至页1301，首残，缺正文前二十页之目。

八、《人物门》　全佚。

九、《身体门》　存。目录及正文见页1至页34，皆全。

一〇、《声色门》　全佚。

一一、《衣服门》　存。目录及正文并见页35至页63，皆全。

一二、《珍宝门》　存。目录及正文见页64至页79，皆全。

一三、《饮食门》　存。目录及正文见页80至页177，皆全。

一四、《文史门》　存。正文全，见页3870至页4263。目录见页3832至页3869，前半缺，正文前九十四页诗目不存。

一五、《数目门》　全佚。

一六、《方隅门》　全佚。

一七、《人事门》　从各门类目看，凡以动词领起之诗，皆归入此类。今本中，有五个残段，均当属本门。其一，页4459至页4488，存目录三十页，有《巡幸》、《应令》、《应教》、《寓直》、《试》至《书怀》、《咏怀》、《兴》、《书感》等三十六目，诗皆不存。其二，页178至页244，存目录六十七页，首为《归》、《怀忆人》等目，似与前一部分相分。目录首一页半，诗不存。其余诗皆存，见页245至页803，以《赠》、《寄》、《和寄》三目存诗最多。其三，页804至页858，存目录五十五页，始于《酬》、《答》，讫于《歌舞》、《谏诤》等。似与前一部分相接。页859至页997所存诗，仅相当于目录页804之后半至页818。目录首半页及后四十页之诗皆不传。其四，页4264至页4305，存目录四十二页，全为送行诗。页4306至页4458所存诗，仅相当于目录之前二十页，目录后二十二页诸诗不存。其五，页4489至

页4634，以《东宫寿》等为目，录各类寿诗，均无目录。此门为全书份量最大之一门，所存残文即占今本约四分之一，无诗之目录尚有近百页，已佚部分约在三分之一至一半之间。

综上所考，《诗渊》十七门中，全存者九门，全佚者六门，残者二门（今存均仅半数左右）。已佚六门中，《声色》、《数目》、《方隅》皆为小门，《天文》、《时令》、《人物》收诗应较多。据此估计，该书今存部分，约占全书三分之二左右。

作者工作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本文责任编辑：冯惠民）

《辞源》指误二例

笔者在使用《辞源》时，发现其两处疏误，现录出，供参考。

1.《辞源》合订本（1988年1版）第814页“朴”字第一义项后有“参见‘原朴”字样。

“原朴”，不成词，疑是“厚朴”之误。厚朴，“落叶乔木，皮、花均可入药。”

2.同书第1890页“骨鲠”条下所举书证：“《宋书》《孔凯传》；‘凯少骨梗有风力，以是非为己任。’”

‘凯’，误。当作“觊”。查《二十四史纪传人名索引》并无“孔凯”其人；《宋书》并无《孔凯传》，只有《孔觊传》，见中华书局校点本《宋书》第2153页，亦见《南史》第734页。《南史》作“骨鲠有风力”。“鲠”、“梗”相通。

以上两例疏误，又分别见于《辞源》修订本（1980年1版）第二册第1505页、《辞源》修订本（1983年1版）第四册第3472页。

·姚之若·